

經部

左傳折諸卷十八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襄公

乃使巫以桃茢先祓殯

檀弓襄公朝于荆康王卒荆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强之巫先拂柩荆人悔之即此事

又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于生也諸

侯使臣致禭之禮委衣于殯東令楚人意輕魯君依遣使之比穆叔教公以君臨臣喪之禮行之楚以親禭屈魯魯以祓殯自尊曹公所云本欲辱衛衛反辱孫春秋賢臣之服大國以辭令此則以威儀也

季武子取卞

外傳有公欲出楚師以伐魯榮駕鵝諫阻一節若無成伯季氏之逐君合昭哀而為三矣襄與宿之釁淺故榮伯可以彌縫昭與意如之怨深故子家懿伯不得而挽

就季氏論之始焉滅項則止僖公于齊繼焉取卞幾孫襄公于楚再取鄆復陷穆叔于虢再取鄆又兩搆昭公于晉多行無禮貽禍于君與同宮若此權奸之稔惡國蹙而身泰天道若此其不可問乎

璽書追而與之

丘瓊山曰璽書二字始見于此然此乃季武子書而用璽記之者是時上下印章皆名璽也自秦以來惟天子稱璽臣下不得用按蔡邕獨斷天子璽白玉螭虎紐古

者尊卑共之漢高帝紀應劭注曰古者印璽尊卑共之
國策蘇代曰三人務以其國事魏而欲丞相之璽孫
臣曰欲璽者段干子也

餼國人粟户一鍾

馬貴與曰左傳言鄭饑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户
一鍾宋饑司城子罕請于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
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貧者貸宋無饑人齊陳
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則春秋時官之與民同有

餘貸之事也然鄭宋齊列國也其所任者罕氏樂氏陳氏皆有世祿食邑與之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宰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與夫州縣小吏干進徇時之徒也累世之私土子民者其民情常親親則利病可以周知故法雖繁而亦足以利民暫焉之承流宣化者與民情常疎疎則情偽不能以洞究故法雖簡而猶懼其病民也

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

晁无咎曰請于公出公粟以貸可也貸而不書以獨取一家之譽其可乎使大夫皆貸可也為大夫之無者貸以擅一國之名其可乎子貢贖人而不受金于府孔子曰魯自此不復贖人矣貸而不書使後不貸之道也蓋田常縣施得國爾時姧臣多托此以收衆叔向取之非篤論也

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

張西銘曰杞在春秋煩諸侯者有二一曰城緣陵一曰

城杞城緣陵者淮夷病杞齊桓公率諸侯會鹹城而遷之也城杞者晉平公固杞出率諸國之大夫治杞也齊城緣陵其心公諸侯樂于用命城杞以悼夫人之故徧役十一國鄭衛與魯皆怨之不恤宗周而屏夏肄以其私也是故齊城三國仲山甫之城東方也晉城杞周平王之戍申也

甚乎其城杞也

馬宛斯曰魯僖為成風而伐邾不名救患晉平為悼夫

人而治杞不名恤小春秋之義私而非公者經悉奪之況以一國而動天下沾沾夏肆哉

又

媿菴録曰齊桓邮杞而城緣陵事雖專而心則公故春秋書諸侯城緣陵所以隱其專也晉平治杞而城之以大夫心既私而事亦悖故春秋别序十有一國之大夫而曰城杞所以著其失也

夏肆是屏

觀此及伍員之論后緡必當時有夏後復興之說若史趙之策陳亡是推嬀祚也蔡墨之溯有飂是原堯歷也而田氏范氏皆應其徵杞亡而句踐稱霸禹後爲尤烈矣獨蓼六忽諸臧孫所以深慨而秦趙爲柏翳之嗣代興最熾孰謂五勝之說盡歸荒渺哉

射者三耦

鍾毓與參佐射遇朋人不足以魏舒滿數亦同此借才之意

虞虢焦滑

括地志焦城在陜州城内東北百步因焦水愚菴曰武王克商封神農之後于焦則非姬姓也豈有兩焦國乎

吳公子札來聘

勺吳通聘上國不過如楚椒秦術之類而識度才學能使一時上國名卿大夫翕然景從孔子亦有有吳君子習于禮之稱遂為東南文物之權輿真間氣所鍾矣列國人才如穆叔平仲子産蘧伯玉史魚公孫枝叔向趙

文子韓宣子二百四十年人物之盛萃於此一篇中司馬公通鑑東漢延熹七年記四方名士會郃鄉侯黄瓊之葬並及郭林宗徐孺子交游門下之盛作者攬筆興會飈舉讀之者亦為之形開神發也

請觀于周樂

揚子問神篇延陵季子之于樂也其庶矣乎注司馬公曰聞其聲詩知其國之興衰庶幾可謂知樂

好善而不能擇人

文士傳孫登處汲郡北山土窟嵇康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所言乎登曰火生有光而不用其光在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矣

又

王貞善曰嵇康幽憤詩曰云余不敏好善闇人夫量貴兼容智須有別麟鳳梟豺豈宜一視蔿賈不賀子文之

舉詩人興刺大車之塵良有以也進舉小人豈皆植黨

亦有真以為善而引之以自悮者智不明也

為之歌周南召南

孔叢子孔子讀詩曰吾于二南見周道之所成

歐公詩譜補亡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

其周公之東乎

唐陳曹此孔子未删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

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

周名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曹檜豳此今詩之次第也

此之謂夏聲

荀子人居楚而楚居夏而夏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史貨殖傳潁川南陽夏人之居故至今謂之夏人兩公之論皆以夏為中原而稱其習俗之美秦則西陲乃有中夏之聲故知其將大

為之歌魏

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于唐風之前猶邶鄘之于衛也

為之歌小雅

東坡曰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其時親見周之衰而不覩乎文武成康之盛也通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或猶宗周也太史公曰小雅怨悱而不亂當周之衰雖

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于亂而已文中子以為周之全盛不已過乎

盛德之所同也

翁叔元曰論詩至頌而曰盛德之所同論樂至韶而曰德至矣哉以德為主則其他貞淫得失莫之能違矣此季札之微旨也

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

班固典引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濩有慚德不其然

歟注張銑曰以臣伐君古今義士以爲華薄之事不爲敦厚也

其出聘也通嗣君也

杜注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賈逵服虔謂嗣君爲夷昧正義曰吳魯相去經途良遠豈以君死之月即命臣乎且季子至魯徧觀周樂過戚聞鐘譏孫文子自請觀樂譏人聽樂曠世大賢不當若是按北史魏遣李彪使于蕭齊遣劉繪接對

并設讌樂彪辭史言南朝不知禮娩于拓跋吳季子命使之由從可證矣

公叔發

公叔發即公叔文子也論語孔氏注作公孫拔疏作公孫枝集注從之季子稱衛之君子六人四人皆見論語

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

漢成帝崩司隸校尉解光劾奏曲陽侯根先帝山陵未成公取掖庭女樂置酒歌舞大不敬晉明帝崩尚書左

丞鍾雅奏先帝背棄萬國未及期月尚書梅陶無忠慕之節聲伎絲竹流聞衢路宜放黜以儆王憲蓋自放勳殂落四海遏密國喪不舉樂典制之鉅者故季子斥以罪林父云

其季于令三之一也

西溪叢語季者末也令令日也謂已得四百四十五全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而今日乃癸未纔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文公之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通七十

四年以年表攷之文公之十一年歲在巳巳襄公之三十年歲在戊午今乃云七十三年者蓋謂襄公之三十年上距文公之十一年得七十三年也所謂亥二首六身者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三六為身如算之六蓋古亥字如此二多平寫故曰二首六身其下六畫如算子三箇六數也所謂下二如身是其日數則六千六百六旬也故曰是日數也且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萬六千七百日乃差四十日則前所謂其季于今三之一謂

其末一甲子纔得二十日故少四十也且不謂之日而謂之旬者盖古以甲子數日故謂之旬如今陰陽家所謂甲子旬中甲午旬中之類是也與書朞三百有六旬同

魯叔仲惠伯會郤成子于承匡之歲也

劉光伯曰傳之叙事自可以魯為主若載人語則當如其本言師曠晉人自道晉事當云郤成子會魯叔仲惠伯丘明意在以魯為主遂使此言反耳丘明尚不免于

此况後解說者乎

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

梁大同四年七月任昉于鍾山壙中得銘曰瘞在三上庚隨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當時莫能辯至唐開元初郭欽說解之謂由大同四年郤求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一庚寅三上庚也圯以七月十二日巳巳七中巳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為一千三百一十二月浹辰十

二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得十八萬六千四百日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盖卜宅者先識墓兆之日而為此廋語古人長歴算法精密如此

使為君復陶

疏楚靈嘗被復陶是主君衣服之官也愚按緜詩陶復陶穴疏說文穴土屋也覆于地也復之與穴俱為土室陶復為邠人禦寒之居復陶之衣亦氈毳禦寒之服詩雖言陶復又言陶穴以為句讀連讀之亦有復陶安知

非即取此以名其衣乎

以為絳縣師

絳人以年得官蕭梁新渝侯映為北徐州刺史見鍾離人顧思遠挺乂部伍甚老問之年一百十二矣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畧盡惟小者已六十家闕養是以行役賜之食食兼于人頭有肉角長寸許載還都見帝與之言往事多異所傳擢為散騎侍郎賜以宅壽百二十乃卒視絳老更優

待姆也

子常曰此宋人說此以掩其不能救君母之罪三傳皆不察其妄伯姬歸宋至是四十一年盖六十餘歲使有姆存又且加老非惟不可待亦不必待也

聚禾粟繕城郭

呂氏云聚禾粟則富矣繕城郭則強矣有富強之形而不足恃子産之觀國如良醫之視脈此論于春秋之際頗不切彼其介晉楚間當襄昭之代蹙蹙焉圖以救亡

何富强之可言積粟固圉稍異于莒渠丘之恃陋魯昭公之民食于他覞國者宜稱其賢而孰知不撫其民邦本先撥子産所以歎之公孫瓚言天下事非我所決力田畜穀樓櫓千重足以待天下之事矣陳哀公公子招之治陳公孫瓚之治易京是也

又

吕氏春秋荆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國不可伐也城郭高溝洫深蓄積多寧國曰陳小國也而蓄積多

賦斂重也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民力罷矣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按楚莊伐陳討夏氏之亂國語有單襄公假道于陳陳靈公方淫夏姬道茀不可行場功未畢安得繕城隍而多蓄積呂覽所指盖陳哀公之事滅陳者為楚靈王左傳子產如陳涖盟見其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民歸語鄭大夫決陳之必亡去楚靈滅陳又前十年為楚康王時事凡呂氏春秋淮南子說苑諸書所引春秋事實顛倒年代錯悞姓名不可

僂指宋明諸儒多能辯白此段稍僻故特舉之

吾公在壑谷

司馬温公在洛時作土室處其中王拱宸元受架樓極高時人語云一人鑽天一人入地邵堯夫語富鄭公云近有怪事一個巢居一箇穴處大雅緜之詩云陶復陶穴乃西北邊方風俗文正公汾晉間人故好尚如此伯有擊鐘飲酒于窟室之中與楚子享晉使為地室而懸焉相似侈極矣

姑成吾所

媿菴録曰不為黨不與謀處羣惡之中而超然自免子産之智絶人而其學問樹立有三代之風

為宋災故

東坡曰春秋之會多矣書其所會而不書其所以會書其所以會桓之稷襄之澶淵而已矣宋督之亂諸侯將討之桓公平之不義孰甚焉宋之災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其財既而無歸不信孰甚焉非不信不義之甚春

秋之譏不至于此春秋之盟無信盟春秋之會無義會夫子為不可勝譏也擇其甚者而譏焉

鄭子皮授子産政

韓詩外傳子貢問大臣孔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産子曰薦賢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于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家語同

虎帥以聽

有馬稜而後虞詡朝歌之績成有陳寵而後王渙廣漢之才展觀兩賢之相得不得不歎息于宓子賤掣肘之喻也

又

呂伯恭退居金華陳同甫往視之極論至夜分呂歎曰未可以為世不能用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同甫甚慰意焉此葉水心序同甫所稱也同甫祭東萊文曰兄嘗誦子皮之言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孰知夫一觴之慟徒

以拂千古之膺居下位者之聞此言能無感乎

子產為政

國成子治鄭大畧與諸葛武侯治蜀相方因綱紀頽壊民俗驕縱之日攝之以條教嚴之以威刑而能精力猛練扞網不行民乃始謗而終謳先畏而後愛迨于化行俗革沒有餘思其自白見于寛猛之論而夫子一稱之曰仁再稱之曰遺愛於論語則曰惠人皆表其惠義相成之道而著其心之所存記乃曰衆人之母能食之不

能教也學者傳訛未必聖人之旨孟子又有秉輿濟人之事至以惠而不知為政譏之盖因戰國有此說而遂緣之以立教其實子產之用心全不如是

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

此語與楚子文有高才而無貴仕之論參看恃才驁之人非顯名無以鼔其志倚勢貪冒之士非厚利無以厭其心漢高帝以齊王許韓信以飲食供帳奉黥布兩用其術者也晉元帝以顧榮賀循江左人士之望先招

引之及其至也榮則遽拜侍中循則為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可謂高才貴仕矣祖逖世吏二千石為北州舊姓既逆用為徐州刺史且以軍諮祭酒徵其子弟居揚州多攻剽富室有南塘一出之號而朝廷任其擁護不受吏繩非使之得其欲以要其成者乎

無欲實難

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君子少而小人衆君子之道所以不行者由小人各爭所欲以間之也曰各得

其欲以要其成真行吾道之善術

如是三乃受策入拜

東晉蔡謨除司徒不就職穆帝臨軒遣侍中黄門徵之謨陳疾篤自旦至中使者十餘反乃罷朝公卿奏請送廷尉謨懼素服詣闕稽顙自到廷尉待罪何前倨而後恭也王安石自度支判官改同修起居注辭之累日閤門吏齎敕就付之拒不受至避入廁吏置敕于案而去上章八九乃受及除知制誥遂不復辭矣矯情飾行可

猒如是

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使次己位

晁无咎曰所謂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子產其懼此矣

子產使都鄙有章

升菴集淮南子曰始乎都者常卒乎鄙盖天子所居輦轂之下聲名文物之所聚故其士女雍容閑雅之態生今諺云京樣即古之所謂都相如傳車從雍容嫺雅甚

都是也邉氓所居蕞爾之邑狐狸豺狼之所嗥故其閭閻吝嗇村陋之狀出令諺云野樣即古之所謂鄙老子云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是也

取我衣冠而褚之

陸氏曰褚衣之橐也莊子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按傳成三年鄭賈人將寘諸褚中以出是也

晉君將失政矣

君不失政覘國者視君之仁暴以為國之興替君失政

視臣之賢奸以為君之安危晉自悼公入繼以後未可謂君之得失也而其臣代有奔走禦侮之才以為諸侯盟主平之侈汰猶得蒙業而安季武子曰晉未可媮由趙孟為政之故令晉之偷先起于趙孟故穆叔深憂之失政者失盟主之政也其臣不能輔其君以政其國何以為政于天下穆叔曰晉公室卑知韓起之不逮趙武也子服昭伯又曰晉公室卑知六卿之更無復有韓起也而分晉之勢成矣

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宫

漢太上皇悦故豐徙長安悽愴不樂高帝乃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武帝謀通南詔滇有昆明池乃于上林發謫吏穿池擬洱海之形古人宫室苑囿有所模倣為之大率祖此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

趙子常曰僖公不書逆女襄夫人逆與薨葬皆不見于經僖公聲姜盖為公子時所娶齊女襄公之世有齊怨

齊靈女既為靈王后故魯不得繼其世婚宋共姬卒之明年襄公始生應亦無遺女可娶杞昏于晉薛不復通一時難得嘉耦亦可見國君娶女之難傳言立胡女敬歸之子卒立其娣齊歸之子不言適夫人無子襄蓋終身未娶正適故薨葬皆不見于經定夫人姒氏亦為公子日所娶哀公以公子荆為太子荆之母為夫人則哀公固以妾為夫人矣

在戚而有嘉容

劉宋廢帝子業初即位吏部尚書蔡興宗奉璽綬太子受之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昔魯昭不戚叔孫知其不終國家之禍其在此乎

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

昭公不度叔孫豹謂其不能終而議之可也但其言曰必為季氏憂則是魯之立君專為季也迨昭公薨于乾侯定公以弟承兄亦未見能賢而襄公初棄羣臣一時在廷之為季氏謀者深憂過計竟如梁冀之擇立蠡吾

侯桓温之擁戴會稽王者何耶盖魯雖三桓並卿其實止一季氏自季友有功于國人心所歸仲遂僑如又相繼得罪穆叔奔齊名歸雖父子好禮自持終自慴於季氏觀駿庚之救季以伐公徒叔婼遂無可如何權之所歸不可挽也如是夫

子産使壊其館之垣

娓菴錄曰議論激昂援引典核足使晉人服罪然能行其説恃有文子叔向在耳賢人之相成以善也如此

繕完葺牆

李涪刋誤云宇誤為完是繕宇葺牆以待賔客書曰峻宇雕牆足可為證況上文云高其閈閎厚其牆垣豈徒葺牆而可云崇大諸侯之館哉

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

胡氏曰子弑其父春秋有不書予趙伯助謂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弑之乃立後來傳寫誤為以字耳

言罪之在也
注罪在鉏也劉原父曰言罪在鉏則是父有罪子得而弑之矣亂天地之經莫甚焉

延州来季子
史記注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来故曰延州来季子愚菴曰成七年吴入州来杜云州来楚邑淮南下蔡縣是昭十三年傳吴滅州来二十三年傳吴伐州来則州来本楚邑吴伐而滅之以封季子也趙文子于襄公時

已稱延州来季子者盖後人追述之詞

裨諶能謀謀于野則獲

羅源捫虱新語曰左氏傳會論語處甚多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左氏曰賜不幸而言中是使賜多言也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歟左氏曰小邾射以句繹来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此皆傳會之言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左氏遂曰裨諶謀于野則獲盖以草為草野之草且其所叙復與論語異當以論語

為正

鄭人遊于鄉校

詩經考異云春秋時諸侯急攻戰而緩教化其留意學校者魯僖嘗修泮宮衛文公敬教勸學鄭有子衿之刺子產僅能不毀鄉校而已

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

昌黎集作不毀鄉校頌以美子產

又

媿菴錄曰子産不毁鄉校以善惡為師即聖人之言曷以加諸故孔子以為仁

未聞以政學者也

于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備弟子禮王介甫判郡日讀書徹曙不及櫛沐以謁文潞公遂薦之名試館職

語曰仕而優則學能以政學正賢者日進無疆之妙但不可使未學者入政以折足覆公耳故曰宰相須用讀書人

紂囚文王七年

疏史本紀紂囚西伯于牖里閎夭之徒求美女美寶獻之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得征伐其下乃云虞芮爭獄俱讓而去是虞芮質獄之前被囚也尚書傳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邘三年伐密次四年伐犬夷紂乃囚之四友獻寶得免于虎口康成據書傳以為四年囚之五年釋之被囚不盈一年傳言紂囚文王七年史遷之言當得其實

又

張履祥曰瞍初欲殺舜後亦允若紂初囚文美里後遂命為西伯盖至誠通于君父也史稱獻雒西之地與進美女好事者為之耳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若獻地進女之心胡可以對上帝乎

謂之有威儀也

徐健菴曰威儀定命固不可忽而持身有本則又在威儀之先尤當三省也魯昭公習禮已亟漢成帝臨朝淵

黙尊嚴若神與夫穆穆皇皇如雲如日者固已不侔矣

左傳折諸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傳析諸卷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胡曉春

左傳折諸卷十九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昭公

再合諸侯三合大夫

襄二十五年重丘二十六年澶淵再合諸侯也二十七年宋三十年澶淵昭元年虢三合大夫也皆在趙武為政之日

城淳于

桓五年州公如曹杜注城陽淳于縣州國所都而此遂名杞為淳于者州公如曹不反國為杞所并因遷都焉晉之城杞城淳于也杞亦名淳于若戰國韓并鄭而或稱韓為鄭王戰國齊人淳于髡生其地以為姓

雖有饑饉必有豐年

觀所云子木有禍人之心則宋之盟明患衷甲而先楚曰令武猶是心立意再以先歃讓之矣饑饉豐年之喻謂楚圍凶强至此敗可翹足而待厥後乾谿被弒晉遂

為平丘之會間楚而不使得長諸侯在趙武之前識遠
圖固有以窺楚而籌之于數年之後者也　文中子關
朗篇云是蔍是蔉則有豐年引此
子姑憂子晳之欲背誕也
列國爭雄最重覘國之事所以備應敵于臨戎善修辭
手聘問偶爾舌戰笑談亦必抉發隱微洞中機會州犂
子羽何減南北朝之張長史李尚書
夏有觀扈

河水經浮水故瀆又東逕衛國故城南古斟觀又東逕河牧城應劭曰夏有觀扈即此城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年齊田壽帥師伐趙圍觀觀降郡國志衛故觀國姚姓有河牧城

商有㜟邳

竹書紀年仲壬元年邳人㜟人叛河亶甲三年彭伯克邳五年㜟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㜟人來賓

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

南唐徐鉉使宋誦所為秋月詩藝祖曰此寒士語耳因自言微時道華山下醉卧覺而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黑纔到天中萬國明殿上稱萬歲見于稗史又有初日詩太陽初出光赫赫一輪頃刻上天衢帝王氣象時或見諸吟咏楚圍之賦大明自負亦不凡矣而祇使竊奪之心彰于列國無德而蓄異圖者何足道也

子皮戒趙孟

燕禮小臣戒與者鄭注戒與者謂留羣臣也此臣相君

燕飲之法令鄭伯兼享晉魯曹三國之卿故子皮為相而戒趙孟次戒穆叔也按儀禮鄭注戒謂警誡告語竊疑以鄭君而享晉卿大國之臣似無所于警戒然士冠禮主人戒賓賓禮辭許鄭注亦曰戒也告也士大夫之賓乃其僚友而亦云戒迨筮賓既吉乃宿賓注宿進也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又特牲饋食禮乃宿尸注宿或作速則近日邀賓速駕之説也宿必先戒則古者之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其為警戒也固宜

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

趙子常曰危以喻楚時諸侯惡公子圍故欲趙孟安徐馴弭之觀答賦之語可見杜解謬

飲酒樂趙孟曰吾不復此矣

鄒枚應教于兎園應阮公讌于華林臨川攰其高踪習池弘其逸軌裴晉公之在東京司馬公之居洛下具此曠情逺致而一時人才起而應之春秋時趙文韓宣國成子穆叔之徒實權輿之逸少序蘭亭曰不知老之將

至東坡大會松江垂虹而曰此樂忘死趙孟則曰吾不復此矣非真以交遊文酒為性命者不能為此言也

又

王崑繩曰此一宴也雍容和樂人材聚而事亦可傳過此趙孟卒而晉日衰諸大夫惟賄是求自韓宣聘鄭而後無復有循典禮修宴好者矣陵夷至于戰國三代遺風掃地嗚呼吾不復此豈特趙武一時之歎哉千古同慨矣

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

殽洛隳綦王宮齊人城郟去此止七年耳故劉子更以望

趙武

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

世說顧孟著嘗勸周伯仁酒伯仁不受顧因移勸柱而

語柱曰詎可便作棟梁自遇

其車千乘

劉氏曰出奔者勢不得以千乘行又一日之享取幣八

反非朝夕可反皆不近事實蓋舊說秦伯以千乘之富不能容其母弟記者不辯又增飾之耳

造舟于河

爾雅天子造舟邢疏比船于水加板于上即今之浮橋杜預傳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溺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預曰造舟為梁則浮橋之謂也

又

史記秦昭襄五十年十二月初作河橋當即公子鍼造舟之地

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

姜宸英曰楚子南為令尹所寵觀起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乗康王車裂觀起尸子南于朝遂子馮繼之寵者八人亦以無祿多馬聞申叔豫之言立辭此八人王乃安之令公子鍼對晉大夫亦自知其過而為此言終景公之身不敢返國蓋人臣而富者秦楚之所深仇也其後

秦昭王一聞遊士之言逐穰侯華陽君之屬出之境若去毒螫齊晉之君臣反之終以篡國其故可覩云

秦君何如對曰無道

陸貞菴曰鉞也秦之貴介弟雖出奔于義未絕也而斥言其君之無道其猶在張趯之後乎五稔之云抑又怪而不足譏矣

玩歲而愒日其與幾何

孔叢子孔子曰聖人之心必不使時過已也淮南子聖

人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陰陶侃曰大禹聖人尚惜寸陰至于吾人當惜分陰趙孟感歎時日亦聖賢豪傑之用心但未免有桑榆衰暮之悲故后子知其不久玩愒注曰貪也後世竟以惰忽解之則與上文不接詁訓之悮相沿可歎

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

盟詛不及三王春秋之有盟候國事也雞澤溴梁皆大夫自為盟魯文公朝晉晉使陽處父盟公以為恥君與

本國大夫盟者惟晉悼齊景初立欒書崔杼弑逆之徒故撊然與新君為盟鄭簡公在位已二十五年矣殺伯有逐子南七穆之徒日尋干戈不得已而君與其大夫盟以靖之在經文為外事故不書傳特書之亦春秋一大變故矣

乃毁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

韜鈐内篇晉舊法用周制五人為伍五伍為兩百人為卒二十五乘為偏每攻守二乘卒百人攻車七十五人

前拒一隊左角一隊右角一隊守車二十五人爲廄養樵汲炊爨守裝之用凡興兵十萬用車輕重各一千乘也荀吳以大鹵阨而險始舍車為步步如車布盖一伍五人分前後左右中五方而立一兩二十五人亦分前後左右中而立方各一伍也一車甲士三人以車中九十七人分居前後左右方各一兩也五車為隊隊之布如卒之布二十五乘為偏偏之布如隊之布五偏為陳陳之布如偏之布毀車為行雖不用車而車法在其中

故其卒分為五陣以相離各居一處而疏別之即一偏之法也蓋車法起于步法而步法不外于車法焉其前兩後伍左參右專陣之衆寡不同者實因地形夷險之便而增損其數出于一時之權宜也孫子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形太公曰山谷之戰烏雲之陣言如雲飛鳥散其陣不一大抵節制皆依伍法為之伍法為古人所重如此

又

菽園雜記三兵至春秋用兵率以車戰秦漢而後以騎兵為便故兵車之制車戰之法令皆不傳漢有武剛車晉有偏箱車不過行載輜重止為營衛而已其出擊仍以騎兵故能制勝房琯擊安祿山用車戰法卒以取敗蓋春秋時敵國皆車戰又皆戰于平原曠野其兵又皆素練車戰者故宜之琯以車賊以騎時異勢殊故用有利鈍非車之罪也

毀車以為行

楊素擊突厥達頭可汗先是諸將患其騎兵奔突皆以戎兵步騎相參素曰此乃自固之道不足取勝也令諸軍為騎陳達頭帥騎十餘萬直前素乘其未整擊之大敗突厥胡身之曰魏舒毁車崇卒以敗狄楊素除戎車為騎陣以破突厥皆鼓儳而勝耳按馬隆討樹機能依八陣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居營路狹則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奇謀間發降其部落萬餘遂平涼州三代以下言車戰者謂隆獨得古法

五乘爲三伍

明余子俊巡撫關中具戰車圖一軍用車五百兩一車用步卒十人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以爲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

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

晉士弱對悼公問宋災言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閼伯與實沈同生知閼伯則當知實沈矣後蔡墨與魏獻子論豢龍言修及熙爲玄冥玄冥生臺駘知玄冥亦

當知臺駘矣且參為晉分汾為晉地晉分晉地晉之士弱蔡黙知之而史莫之知叔向為君傳亦莫之知盖叔向習于春秋僅悉列國同時之事啓㴿之知令娓于高仲舒之知古獨以博物讓子産猗歟懿哉

遷閼伯于商丘　遷實沈于大夏

應地陳氏曰實沈封大夏令太原陽曲之域閼伯封商丘令歸德西南有臺世稱閼伯臺而河南通志謂歸德有閼伯墓與廟

又

張方平傳新法鬻坊場河度司農請并祠廟鬻之方平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火王閼伯封于商丘以主大火不可鬻

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

呂氏春秋叔虞與成王居王援桐葉為珪授之曰以封汝周公曰天子無戲言時唐滅乃封之于唐縣有晉水後改名曰晉山海經曰縣甕之山晉水出焉今在縣之

西南智伯決以灌晉陽其川上泝後人踵其遺跡蓄以為沼沼西際山枕水有唐叔虞祠

封諸汾川

汾水經注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山海經管涔之山汾水出焉西流注于河

天有六氣

孟蜀虞泚習靈素家言東川節度使董璋有渴疾孟知祥使璋往治之泚曰泚聞天有六氣降為六淫淫生六

疾害于六腑者隂陽風雨晦明也是以六淫隨焉六疾者寒熱入腹惑心也是以六腑隨焉故心為離宫腎為水藏晦明勞疫百疾生焉大都視聽至煩皆有所損心煩則亂事煩則變機煩則失兵煩則反五音煩而損耳五色煩而損目滋味煩而生疾男女煩而減壽古者男子莫不戒之公今日有萬思時有萬機樂淫於外女淫于内渇之難療其由此乎

兹心不爽

真西山曰醫和子產之論略相表裏夫陰根于陽故女為陽物人道以夕故曰晦時以其陽物故生内熱以其晦時故生惑蠱此以陰陽之類言也要之心者一身之本衆疾之源淫于色則心為之荒惑其能不生疾乎子產曰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其論益精切矣然醫和之責大臣何耶大臣之于君所以傅之德義而保其身體者也周公無逸之作丁寧告戒無淫于逸使成王永其天命以管仲而不能規六嬖之寵以趙武而不能救四

姬之惑其罪可逃哉君子有四時壹之云者自蚤至夜惟欲是從也昔人論色禍者有矣子産醫和之論尤人主所當戒大臣所當任者也

令無乃壹之

丹朱之罔晝夜頟頟紂之俾晝作夜皆所謂壹四時也

故記曰

漢儒大戴小戴輯禮經相傳記之名漢初始定觀此則國成子已知有記而誦之矣詩終于陳靈然晉文秦穆

已能賦河水六月晉襄魯文賦菁莪嘉樂皆在陳靈之
前孔子作春秋而經解稱六經並列春秋盖未筆削之
春秋也就禮記中樂記出于荀卿卿為子夏門人而七
十二子皆身通六藝六藝者六經也漢以後儒者皆經
師傳授三代典籍未備好學者隨所得而究心焉耳刻
本作志流傳之誤

博物君子也

昔張華強記默識博物洽聞時人比之子産本傳所載

數事皆應機立辨裨益時宜所著博物志乃近于神怪之說

良臣將死

宋僧智緣善醫診父脈知子吉凶所言若神王禹玉疑古無此王介甫曰醫和視晉侯知其良臣將死視父知子又何怪哉

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傳士凱曰五聲固以黄鍾為宮然還相為宮則其餘十

一律皆可為宮宮必為君而不可下于臣商必為臣而不可上于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為五降五降得其節則八音無相奪倫而可彈若五降而後則非復正聲如鄭衛之樂君子勿聽故不容彈周禮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光武使桓譚鼓琴而好其繁聲宋弘所惡者是也

女陽物而晦時

志林男子之生也覆女子之生也仰其死于水也亦然男子内陽而外陰女子反是故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夫女陽物而晦時故淫則為内熱惑蠱之疾女為惑蠱世多知之其為陽物而内熱雖良醫未之言也五勞七傷皆熱中而蒸晦淫者不為蠱則中風皆熱之所生也

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

張英曰此一段蘇轍引之作漢昭帝論以譏霍光謂其不明于古大臣保傅之義誠篤論也

令君至于淫以生疾將不能圖䘏社稷

東萊曰國之大臣在乎養其君德保其身體三代時為大臣者皆能之至漢唐則無知者霍光固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其後昭帝竟以夭終唐李德裕誅藩鎮之強梁者功與裴郭侔武宗終惑神仙而不能永厥祚惟周公輔成王無逸一篇告之以商先王之壽夭成王臨終作顧命死生矻然不亂皆周公盡大臣之道之所致然也

將會孟子餘

注孟子餘趙衰武之曽祖按韓厥曰成季之勲宣孟之忠是趙衰季而非孟矣史記趙世家夙生共孟孟生衰似孟子為衰之父而共其謚然自盾以後若武若鞅皆稱趙孟孟子亦曰趙孟之所貴晉語云趙衰趙夙之弟也太史公以為孫未知何據

鄭伯如晉弔及雍乃復

穎濵史論魯季友如陳葬原仲越國送葬春秋譏之鄭

以國君弔隣國之大夫非知禮者之所為使晉以為口實而責其餘鄭必有不能堪者盖自溴梁大夫自為盟之後交政于中國齊陳莊子死訃于魯魯繆公欲勿哭縣子曰焉得而勿哭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入弔哀公為主拜興而哭載于檀弓者其議如是載于曾子問者其儀如是鄭君之如晉欲已而不得者也

見易象與魯春秋

周易正義重卦之說王弼以為宓羲康成以為神農孫

盛以為夏禹太史公以為文王以經考之隨上九曰王用享于岐山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皆商周時事或以為文王至武王時始追王似又非文王重之者然則文辭孰作之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而言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是文辭亦周公作也春秋蓋孔子未修之春秋

宣子譽之

服虔云譽游也游其樹下夏諺曰一遊一譽

乘遽而至使吏數之

東莱曰鄭之巨族其時跋扈難制者無如伯有子晳子晳之黨盛伯有之族孫子晳之勢强伯有之勢弱子晳既殺伯有其勢益强後来其惡浸長至欲殺子南而取其妻以常法斷之子南之聘在前子晳之聘在後應直子南而曲子晳子産顧反用之祇以其族尚强委曲斟酌駕其罪于子南以游氏之族有子太叔在可以調護其間耳及其罪盈惡稔親戚叛之乃乘其機而討之何

前日縱之如此其緩今日收之如此其急也審于强弱之勢國法終伸而為政者之苦心亦白于天下所以治族大寵多之國不辭委曲也

火中寒暑乃退

注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月令季夏之月昏心中季冬之月旦氐中氐後即次房心氐之中即心之中也故曰季夏昏中季冬旦中

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楊吳與馬殷通好殷使許德勳餞之私其使者曰楚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大國勿以措懐俟衆駒爭皁棧然後可圖也胡身之注通鑑譏德勳知宗國將亂不誠其主而以告隣國之人為不忠引子太叔此語

在衰絰之中是以未敢請

蔡謨答范朗議引晉侯有少姜之喪貴妾緦而叔向稱在衰絰之中推此而言雖輕喪之麻猶無昏姻之道也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下章云

已雖小功卒哭可以冠娶尋此旨為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耳非通例也

齊其為陳氏矣

孟明謀秦魏絳謀晉范蠡謀越皆厚施于民宋公子鮑楚公子棄疾遂用其術以弑君攘國而陳氏于齊尤數世處心焉季氏於魯亦有隱民取食漸乃田賦聚斂肆行不顧盖陳氏之世欒高鮑國樹敵者衆故竊國較難也然季氏不能得魯終坐患貧患寡聚斂附益之故

山木如市弗加于山

嬾真子載冠准為揚州撿法常舉此四句問坐客引注云如在山海賈不加貴何也客卒然無有應者復舉問永卿乃曰陳氏施私恩以收人心低價以授于民山木魚鹽雖在齊國如在山海之中賈讀如價非商賈之賈准乃笑服

魚鹽蜃蛤弗加于海

管子海王篇備論鹽筴鐵官之法史記言太公封營丘

極技巧通魚鹽緩至而輻輳則無論取之多寡皆公室操之陳氏安得擅其權以收民心乎故齊之患不獨在爭錐刀以朘民而先在倒阿柄以授臣

又

太公桓公操其權以富國未免獲奇贏之利陳氏矯其術以媚民反自居貧寡之數然何以君之所操而忽歸諸陳氏之有則仍是攘君之有以與民而為臣者仍據非其有矣下云公聚朽蠹要知山海之利非可以意計

陳氏得握其權則所得者已多矣君之侈日新民之困不減而居其間者為一陳氏泰然聲實兩收是在景公時之弊政也

屨賤踊貴

宋神宗時有請復肉刑者呂公著曰後世禮樂衰而刑獄繁肉辟不可復將有踊貴屨賤之譏

公乘無人卒列無長

杜注無人言非其人非其長按後此止兩年遂啓疆諫

楚靈欲辱晉使稱韓襄為公族大夫公乘即公族也晉于此時卿大夫濟濟人材稱盛而叔向忽歎其無人者無姬姓之人耳自驪姬之亂晉無公族趙盾弑靈立成宦卿之適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以為公行悼公即位于厲公被弑之後使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因循舊制不能改易三族惟欒氏本晉之宗室欒盈旋被夷滅遠啟疆所稱韓襄正繼無忌之職故叔向歎其無姬姓之人下云晉之公族盡矣正發明此指元凱

之解殆未推究根源葢嬰肸兩賢全從公室衰而私門熾發為浩歎厥後齊晉之亡歸于田氏三卿之手此時不惟芽蘖萌而全局已定對酒撫時長歌當哭不容一泛語膚論者也

讒鼎之銘

王伯厚曰讒鼎之銘服氏注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名禹鑄九鼎于甘讒之地故名正義謂二說無據愚菴曰韓子說林云齊伐魯索讒鼎魯以

其贋往齊人曰贋也魯人曰真也齊人曰使樂正子春
来吾將聽子新序吕氏春秋皆曰岑鼎二字音相近然
則讒鼎魯鼎也明堂位魯有崇鼎服注不為無據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

明仁宗居東宫時以楊士竒之居陋欲更之士竒辭既
賜宅東華門外樓居十楹拜賜出問隣比故誰居曰衛
卒五家今何向指其旁曰并于此矣士竒歎曰豈可以
一人故令十家無居復入固辭載三朝諭對記

子之宅近市

慕容德登營丘望晏嬰冢顧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臣先人平仲豈不知高其陵豐其禮盖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

有粥踊者

於陵子巷之人篇及門覿縣踊問曰奚縣此罪人之具

也巷之人曰使楚國靡廢法使小人業為之靡廢步也可知鶩踊之風齊楚皆有之延及戰國矣嘗攷莊子叔山無趾兀者諸人盖至漢文帝除肉刑而鶩踊之業始廢云

公更其宅

唐馬周為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起書生素無貲竊笑之他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人乃悟視晏子之辭爽塏而反舊

宅者古今人不相及也

遇懿伯之忌

徐師曾曰傳與記注皆訓忌為仇劉氏曰忌謂忌日也敬叔及滕郊適遇懿伯忌日欲緩至次日乃入惠伯以公事為重敬叔從之此說最是

又

唐元亘攝祠以私忌不聽誓盧邁議曰大夫將祭于公既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無忌日不受誓者雖忌日予

告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令攝祭特命也亘以常令拒

特命勢非所宜

子雅放盧蒲嫳于北燕

梧罔曰盧蒲嫳盧蒲癸王何三人同心密謀討賊使莊

公之尸暴于北郭者一旦改殯于朝合于先公之墓誰

為為之三人宜見賞矣而慶氏之誅以其邑徧賜子雅

子尾等癸何全不及焉甚且放嫳于北燕無人理甚矣

又

癸何之刺慶舍與呂布誅董卓情景逼肖兩盧蒲雖有大功于公室其人或未必賢也二惠嫉之當有獨見其曰又將寢處我猶劉豫州云布事丁建陽則殺丁事董太師則殺董之論

王以田江南之夢

沈括曰江南之夢則夢在江南明矣又吳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遂奔鄖鄖今之安陸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奔鄖則雲在江北也元豐中予自隨州道

安陸入漢川有景陵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江南為夢江北為雲再以傳驗之信然江南則今之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江北則長沙監利景陵等縣其地最下江南漸水出稍高故雲方土而夢已作乂矣孔注禹貢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蔡九峰以為雲跨江南夢跨江北尤大繆

三塗

疏服虔云三塗太行轘轅崤澠也謂三塗為三處道杜

以三塗為一山按十七年傳曰晉將伐陸渾而有事于洛與三塗先祭山川也則謂三道者非水經注伊水歷峡北流即古三塗山也闞駰十三州志云山在東南今在陸渾縣故城東南八十許里

中南

鈕琇與李因篤書云禹貢終南惇物至于鳥鼠西都賦表以太華終南之山西京賦終南太乙隆崛崔崒左傳終南九州之險也柳子厚謂據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

于襃斜又西至于隴首以臨于戎東至于商顔又東至于太華以臨于關終南與中南之見于經傳者如此常閲蔡傳終南在永興軍萬年縣其地為扶風武功韓苑洛禹貢詳畧云終南在渭南歴藍田咸寧長安盩厔四縣經之終南盖指此乃先生謂中南書作終南為誤者豈終南之外别有中南耶豈書從左傳之中南不應從禹貢之終南耶今廣輿記終南太一太白截然分為三山何以元凱之注中南曰太白王摩詰之題終南曰太

乙近天都也天生荅緎未及見玉樵書意謂終與中兩字同音經傳互用不必過為區别按秦風終南何有亦作終而小雅天保之南山有臺止稱南山亦即終南昌黎南山詩祖此亦不更呼終終與中之二而一也明矣

大雨雹

漢元光元年七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對曰陰氣脅陽氣也天地之氣陰陽相半無有差慝更相動薄則薫蒿歊烝而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為雨下

薄為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薄之聲也電其相

擊之光也寒月雨凝于上因風相襲故成雪焉雹霰之

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太平之世風不鳴條

雨不破塊雷不驚人雪不封條風發屋雨溢河雪至牛

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為沴祲之妖也

又

安帝延光中河西雨雹大者如斗帝名孔季彥問其故

對曰陰乘陽之徵也今貴臣擅權母后黨盛宜修聖德

慮此二者夫季氏專魯政隂之乗陽莫大于此而申豐徒以藏冰不時迂濶迂不足重也

又

石勒僭號時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雞子平地三尺徐光請復寒食為介推立祠堂韋謏駁曰春秋藏冰失道隂氣發泄為雹懼所藏之冰不在固隂冱寒之地多在川泄之側氣泄為雹於是遷冰室于重隂凝寒之地并州復寒食如初

聖人在上無雹

五行志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陰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食也昭公時大雨雹季氏專權脅君之象

日在北陸而藏冰

河水經平縣首陽山夷齊廟魏氏起玄武觀歷朝置冰室室內有冰井常以十二月採冰于河津之陝峽石之阿即邠詩二之日鑿冰沖沖矣納于井室所謂納于凌陰者也

喪浴用冰

士喪禮浴用巾拒用浴衣士有冰用夷槃可也喪大記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注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納冰槃中乃設牀于其上不施席而遷尸焉秋涼而止

又

呂坤曰生浴兒死浴尸終始之義也梁宋浴病不浴尸生不衣死君子曰禮從宜

夏啓有鈞臺之享 康有酆宫之朝

注河南陽翟縣有鈞臺陂啓享諸侯于此始平鄠縣東有靈臺康王于是朝諸侯 潁水經嵎水東逕三封山東東南歷大陵西連山亦曰啓筮亭啓享神于大陵之上即鈞臺也

商湯有景亳之命

水經梁國有二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崔駰曰湯冢在濟陰薄縣北皇覽曰薄縣北郭東三里有湯冢冢 四

方方各十步高七尺杜預曰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成湯冢其西有箕子冢

成有岐陽之蒐

輿地廣記太王邑岐山之下詩居岐之陽說文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秦記寧公徙居平陽郿之平陽亭是也地志平陽故城在岐山縣西四十六里有平陽聚

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

宋之盟屈建歸語楚子曰有叔向以佐其卿楚無以當

之申之會伍舉則曰向戍公孫僑諸侯之良也夫盟會之地列國于此覘人才焉能傑然取重于一時著聲于宿昔其人真未易才也太子痤之死向戍之罪不可勝誅特其智術足以周旋列國耳孔子稱子產為古之遺愛叔向為古之遺直僑肸齊名斯無忝云

公合諸侯之禮六　伯子男會公之禮六

李希烈僭稱帝使使問儀式于顔真卿真卿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覲耳桓温廢海西公百僚

震慄莫知所為王彪之命取霍光傳禮度儀制定于須臾後世卒以此譏之楚仍世僭王侵凌諸夏莊共以来儼然帝制自為靈之此會感于伍舉之開導而曰吾用齊桓始有退居牧伯之意僑戌兩賢迎機善誘以公合諸侯子男會公之禮告之將以折其驕僭而引之於侯度也終于汰侈而愎諫于是不可救矣註曰其禮六儀元凱亦不能確疏按周禮大宗伯掌朝宗覲遇會同問視之禮六官之會凡大會同各帥其屬以聽命于大司

馬其可指數者如典瑞之桓信穀蒲三采二采射人之六耦四耦司常之建旂建旜司几筵之紛純畫純雖皆王禮而曰諸侯相見亦如之則次第隆殺亦從可髣髴矣

楚子以諸侯伐吴

馬宛斯曰曩者宋之盟欲弭兵也今則兵未嘗弭而以虞夏商周之胄供蠻夷之驅使中國何無人甚矣哉

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

襄六年經書莒人滅鄫傳遂因之直言鄫為莒滅晉人討魯曰何故亡鄫公穀皆言立異姓以莅宗祀故以滅書是以嬴姓之子君子姓之鄫鄫之為國蓋未滅也傳于此曰莒著丘公不撫鄫則公穀之傳信矣又讀國策客謂魏王曰繒恃齊而輕越齊和子亂而越人亡繒之亡乃在田和竊齊之日得無傳之云取者仍未嘗夷其宗社者耶

鄭子産作丘賦

正義丘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司馬法之文也服
虔以子產作丘賦賦此一丘之田使之出一馬三牛復
古法耳此法不行久矣子產修復民遂謗之但春秋之
世兵革數興鄭介晉楚之間尤當衝劇止有重于古豈
有從前久輟而待子產修復之事故元凱以為作丘賦
者于牛馬之外別賦其田如哀十一年季氏之田賦彼
注云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
其田及其家財各為一賦然則此與彼同賦斂家資既

出牛馬又別賦其田使之出粟是一丘出兩丘之稅也周禮有夫征家征夫征謂出稅家征謂出車徒給繇役案後世學者知讀春秋為魯國內事廢古居多稅畝丘甲田賦累書于經歎其民不堪命子産則以遺愛為孔子所許孰知其撟拄弱國之難作丘賦鑄刑書先則渾罕譏之後則叔向責之竟為商鞅孔悝刑名征榷兩家之先路管敬仲之賢而以筦筭鹽筴君子以言利惡之善治國者蓋無全人哉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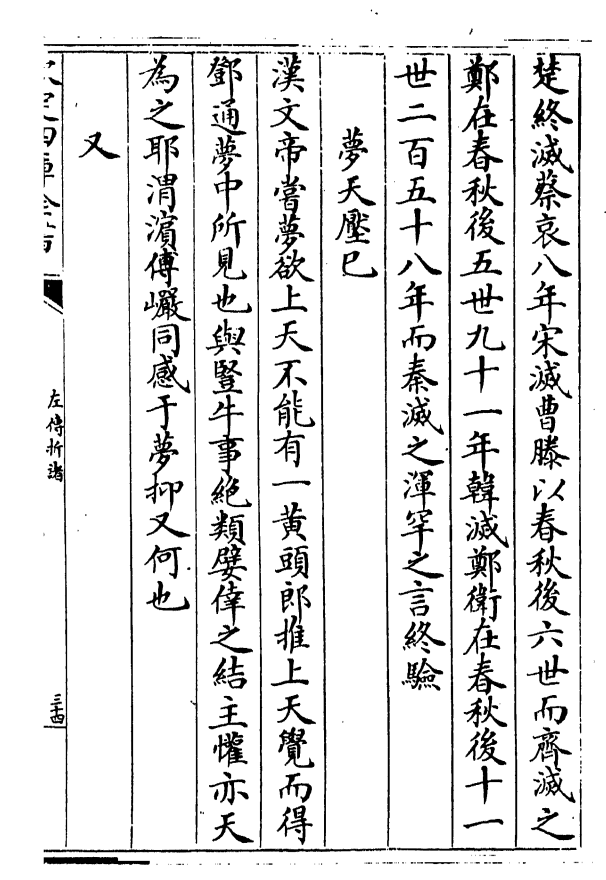
東萊曰鄭之丘賦一如魯之丘甲推原子產此段蓋自有說鄭小國也中立乎晉楚之間前此數十年從晉不從楚從楚則不從晉但供一邊貢賦小國尚可支持楚靈會申之時事兩霸主貢賦添出一倍所以不得已而作之他國何獨不加賦蓋子產爲政常欲使其國整齊有餘不使到缺乏地位所以不得已而作丘賦甘心受謗而不顧也

禮義不愆何恤于人言

蓋逸詩也荀子正名篇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與子産所引不知是一是二東方朔答難亦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則轉引傳文也

蔡及曹滕其先亡乎　鄭先衛亡

疏曰杜據世本史記作世族譜說諸國滅亡之年此下昭十一年楚滅蔡十三年復封春秋後二世十八年而



楚終滅蔡哀八年宋滅曹滕以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鄭在春秋後五世九十一年韓滅鄭衛在春秋後十一世二百五十八年而秦滅之渾罕之言終驗

夢天壓已

漢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黄頭郎推上天覺而得鄧通夢中所見也與豎牛事絕類嬖倖之結主懽亦天為之耶渭濱傅巖同感于夢抑又何也

又

陳文帝愛幸韓子高使執備身刀帝嘗夢騎馬登山路危欲墮子高推捧而升後廢帝時謀反誅

遂使為豎有寵長使為政

崑繩曰孟仲以父子之親有言不能自白必借牛以傳之昭子以英明果毅之才不能朝夕侍親疾而聽牛之置虛命徹杜洩以家老之賢立視穆子之飢病而死穆子以宗卿之貴百乘之家家臣媵妾不知其幾乃一人不得在側而聽牛之死之皆事之不可解者然無不可

解也牛權之專耳權之專寵任之過耳乎曰寵任太過大權在握事勢既成雖父子兄弟不得而間忠臣義士不得為力寵任小人禍至于此

使杜洩舍路不可

裴晉公臨終歸所賜玉帶于朝奏狀云内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是天子所賜不敢用之証也寇萊公自雷州徙衡州疾革遣使至雒中取太宗所賜通天犀帶既至沐浴朝服束帶北面再

拜就榻乃卒則又徑以賜物為斂矣南遺與杜洩所執各具一理　北夢瑣言載令狐楚危疾以寶劒為先皇所賜進之使李商隱作牋奏不愜口占云云與裴令公事一轍惟内府之珍則曰武庫神兵未知誰屬傳會姑並録

又

邵二泉曰路車乘馬惟天子得予人受之其可違乎是故公冶之冕服可以無斂諸侯之賜也曽子之簀不可

以不易大夫之賜也天子之賜則不然叔孫既受矣生以服死安得不以葬杜洩之持正如此而不能早諫穆子使去豎牛何也夫亦夢為之祟言之未易入耶

左傳折諸卷十九